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七目錄

牟應龍見前

尚友齋銘并序

陳繹曾康祖子

文筌序

題楊妃上馬嬌圖

跋顔魯公祭侄文

書法本象

鄭氏義門事蹟傳

庚集

斷崖和尚塔銘見前

史母程夫人墓誌銘見前

夏世澤墓誌畧并銘夏世澤椿子

程郇公許曾孫

烏程縣新建儒學廟記

柳貫

孟淳論康靖議孟淳之緡子

跋趙文敏帖

跋松雪翁重畫陵陽牟公所作脫韡返棹二圖

跋趙承旨書顏魯公麻姑壇記

元故追封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黄公行狀 黄鑄 本姓丁安吉人爲義烏黄瑀子因爲義烏人

黄溍 鑄之子

隆山牟先生文集序 名應龍

德清縣學祭器記

沈氏義莊記 爲歸安沈埜先

南山題名記 爲初附趙文敏題名

說水贈蔣春卿 安定山長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七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七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閱

韓于秋聖開增定

尚友齋銘并序

牟應龍

巳酉鄧慶長名其讀書之室曰尚友陵陽牟應龍爲之銘曰

士何所事尚志而巳志之不立不足爲士勿甘自棄勿安小成脱去凡近遊於高明駑駘齷齪棧豆是戀天馬騰驤籋雲抹電鸒鳩決起搶彼榆枋黄鵠冲舉天漢翱

翔小而一鄉大而一國雖以善稱未究其極善蓋天下
心猶歉然乃所願欲友古聖賢顏慕大舜孟學孔子爲
百世師蓋由於此吾鄉之秀鄧氏慶長卓有奇志不蹈
故常恥爲今人尚友名室我作銘詩勸之進德

文筌序

陳繹曾

文者何理之至精者也三代以上行于禮樂刑政之中
三代以下明于易詩書春秋之策秦人以刑法爲文靡
而上者也自漢以來以筆札爲文靡靡斯下矣嗚呼經天
緯地曰文筆札其能盡諸戰國以上經[illegible]所著雖與歌

巷謡牛醫狗相之書類非漢魏以來高文大策之所能及其故可知也彼精于事理之文假筆札以著之耳非若後世置事理于精神之表而惟求筆札之文者也余成童剽聞道德之說於長樂敖君善先生痛悔雕蟲之習久矣比游京師東平王君繼志講論之隙索書童時所聞筆札之靡者以爲不直則道不見直書其靡使人人之感於是者曉然知所謂筆札之文不過如此則靡者不足以玩時偶日而吾道見矣因感其言悉書童習之要命曰文筌焉夫筌所以得魚也得魚則筌忘矣文

將以見道也豈其以筆札而害道哉且余聞之詩者情之實也書者事之實也禮有節文之實樂有聲音之實春秋有襃貶易有天人莫不因其實而著之筆札所以六經之文不可及者其實理致精故耳人人之好於文者求之此則魚不可勝食何以筌焉

題楊妃上馬嬌圖　陳繹曾

此索清平調詞赴沉香亭時耶抑聞漁陽鼙鼓聲赴馬嵬坡時耶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留諸

跋顏魯公祭侄文　陳繹曾

右魯公祭兄子季明帖前十二行甚遒婉行末循爾旣
事字右轉至言字左轉而上復侵恕字右旁繞我字左
出至行端若有裂文適與褙紙縫合自爾旣至天澤逾
五行姝蔚怒貞屋漏蹟矣自移牧乃改吾承至尚饗五
行沉痛切骨天眞爛然使人動心駭目有不可形容之
妙與禊敘藁哀樂雖異其致一也承字掠策豚磔之間
嗟字左足上搶處隱然見轉折勢推字如泰山壓而底
柱鄣末哉字如輕雲之捲日饗字蹙衄如驚龍之入蟄
吁神矣觀此則眞蹟無疑按史公自馮翊太守轉蒲州

刺史封丹陽縣子而帖自署開國侯葢史誤也杲卿爲
公從父兄而季明謂公從祖叔父塗從父字加第十三
於叔上公之處名義一字不苟可法也季明杲卿之少
子以死事贈五品官則贊善大夫是巳天寳末杲卿爲
范陽戶曹安祿山表假常山太守祿山叛公爲平原太
守遣甥盧逖約起兵時杲卿長子泉明方往返真定內
丘間計事報盧逖使平原屬之季明宜也玄宗不識真
卿爲何如人而顔氏兄弟子姓戮力王室如此一門忠
義其有自來耶玄宗拜杲卿中丞因傳檄河北陽言王

大至遂清土門十七郡同日推公爲盟主兵勢振矣
賊懼急攻常山太原尹王承業不救於是杲卿父子被
執亦加季明頸謂曰若降活汝子不答遂殺季明杲卿
至洛陽乃遇害明年史思明歸國又明年則乾元元年
也泉明自常山陷後客壽陽清潚之役復敗陷思明至
是歸公於蒲州以公命購杲卿季明尸於洛陽河北杲
卿僅得一足與張湊所歸髮葬長安鳳棲[illegible]季明同塋
據此帖季明歸櫬唯首而已哀哉此帖作於泉明購尸
還蒲之日死生亦大矣王大夫平居抵掌高議視死宜

若易然觀史及此帖髮膚有所不敢遽恐戕身至此耶兄弟子姓駢首就死豈易易哉顔氏出魯國子淵平日循循如和風慶雲及畏于匡孔子意其必死則其嚴嚴霜烈日之變坦如康莊聖人旣信之矣一門忠義可不謂有自來耶至治三年十一月廿日吳興陳繹曾書

法書本象　陳繹曾

唐太宗開三館命虞世南歐陽詢褚亮于至能等撰翰林客論教三館書手其後玄宗命張彥遠增修又撰翰林禁經未及上進漁陽兵起藏彥遠家至宋彥遠孫孝

祥以書名朱文公張宣公皆從孝祥受書法孝祥孫即之書名益振先曾叔祖文林府君年二十一登科妙年多暇留心藝事盡心力以事即之求二書不得竟以奇計取之有錢塘陳思道人者善事即之頗窺管豹見於書苑菁華者得什一焉延祐中先人之官澧陽風濤失檣書多蕩逸繹曾童年羸疾先人慮其夭抗禁絕群書唯許游心書翰以此研究積年頗能記憶嘗爲學者述法書要訣又述禁經提要散在人間不著家藁吳郡時彥舉案書筆訣年過知非又加十載目昏心耄非復昔

時勉備忽忘隨筆所及隸體寫之曰法書本象禮大夫笏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以備忽遺故取此義余觀古法書唯風韵難及漢書多局蹙唐書多粗糙唯晉人書雖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清簡相尚虛曠爲懷修容發語以韵相勝落筆散藻自然可觀此可以精神解領不可以言語求覓也此所謂法外意客論禁經之闕文而余所自得也大要書體有十二一曰古文二曰小篆三曰漢隸四曰八分五曰楷書六曰真書七曰小楷八曰行書九曰草書

十曰小草十一曰章草十二曰飛白書法有十二曰執筆二曰血三曰骨四曰筋五曰肉六曰平七曰直八曰圓九曰方十曰偏傍十一曰分布十二曰變化大要在心清眼高見廣功熟

鄭氏義門事蹟傳

陳繹曾

鄭文嗣字紹卿婺州浦江人也五世祖綺有學行宋建炎初合族以居綺生閒閒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珪德珪生文嗣歷二百年咸如初至大二年秋九月鄉老黃汝霖等言文嗣六從同居縣長忽都魯沙爲上其事部使

者加審察焉文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准式旌表門閭文嗣生鑑鑑生溫溫生梃皆善守合二百餘口無異心者後至元元年冬十有二月太常博士柳貫與鄉校羣士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之初文嗣旣歿從弟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冠衣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嘖嘖嗟嘆謂有三代遺風雖石舊家亦有所不及名聞天下自大

丞相至臺院諸顯公賦詩多之大和喜學禮不奉浮屠神經像冠昏喪祭必稽古乃行子孫從化馴行孝謹不識廛市嬉戲事尒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債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毛事咸有文可覆按日則會不公則監視發之諸子晝趨功入夜輒聚坐一堂溫溫語笑至更餘始休諸婦但事女紅不豫家政宗族里閭以恩懷之各有差內外極嚴輿臺通傳不敢越堂限有家規二卷行于世

繹曾曰智名勇功有志者或能就之至於會衆族而共

財則非世有其人不能以文考之歷代史自漢及今僅數十人焉可謂難也已外藩列其行朝廷旌其門夫豈獨愛一夫哉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吳與陳繹曾撰

重建護聖萬壽禪寺記　　虞集

湖州道場山重建護聖萬壽禪寺寺成住山釋正印以其狀寄京師求為之記按其山在郡城十里曰雲峯唐中和中有如訥禪師既得道而居之頗著靈異五代之季錢氏有吳越始建十聖殿以奉佛謂之道場山吳興

正眞寺護聖萬壽之號則故宋所賜也古人名賢登臨
賦詠之美播于天下後世聞而知之者歆羨而想見其
處國家皇有四海名山鉅刹赫然莫不興作而玆寺兵
燬之餘歷五十餘年而後完其徒來游來食常數千百
人吳興居禪之盛未有能先之者天曆巳巳六月既望
寺災牧守僚吏民庶與爲其道者咸以爲非得人不足
以更新之乃相與迎印公于何山以爲主而寺僧耆年
之首希渭曰自吾居是山佐主僧治凡役浩有成功而
一旦變滅追數然耶吾願心則豈有盡也乃出財使工

師求材木作法堂五間內外僧堂七間牀席戶牖安衆之具悉備又作庫樓香積廚而其同列聞風興起又作青山堂栴檀林蒙堂選僧堂皆期年而成則又求施于達官大家作大佛殿千佛閣方丈之室像設莊嚴金堊丹碧凡所供具悉足完好壯麗加于昔者印之居山未及三年而成立如此則渭等之力也實至順辛未其月也是以有請云印公徑山伏虎禪師之弟子也慧辨開朗說法無量卓有令譽諸方師敬渭四明人前住持龍源某之弟子嘗以所居牧碩寮作外蒙堂待江湖勝士

而自處偏室重刻佛祖傳燈錄摹印以惠學者而寒暑一衲泊如也至如有所興建傾帑之數十萬緡如此勝事無靳容無德色其所得詎可量哉予聞而善之爲述讃曰世尊拈草示梵釋應聲立刹不思議神力願力之所合疾得建立世希有我觀都邑諸大刹皆以國力民力成道場四十八代師具知不毀惟虛空劫塵一漚真實見現此尊嚴寶王刹檀波羅蜜無盡藏即法即財無外求山中耆年清淨侶跏趺終日豈願餘金繒象馬諸寶等自然湧地非有取非吝非捨等無心皆以莊嚴佛

上故我願此刹常住世末爲人天所恭敬循泉登高援木石見多寶塔楞伽頂諸佛無邊紫金聚來坐瑶席番慈憫巖前出泉作甘露普施淸涼于此界爲我持此宫殿雲讚歎仁聖無量壽

子昂畫陶淵明像贊　虞集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崎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遠

玄帝畫像贊　虞集

玄帝像吳興趙公子昂寫其夢中所見者而上清羽

士方壺子之所臨也青城山樵者虞集述贊之曰
吳興趙公前代公族神明氣清静處貞獨乃夢天人被
髪跣足玄衣寶劒坐臨厓谷再拜稽首仰視退伏念昔
敬事存思莊肅敢意接對光耀心目如聞教言知子誠
篤爾善繪事追歩顧陸凡吾真儀子善記録審而傳之
與世瞻矚傍有介士玉板金録曰帝告汝錫爾榮禄冉
冉而升夢亦遂覺明月在戶香彩徧屋取火亟爲神運
掌握毫分無失三十其幅冉音既成齋戒韞匵有嘗受
授先事稽卜而其秘夢初不以告晩有相師泄其玄圖

人始得傳錦標鈿軸方壺仙人潔以薰沐臨池擬容識以玄玉有得之者昭事毋瀆上帝臨女介爾景福

題心遠卷後　　　　虞　集

新吳興掾官清菴李君求余書心遠堂扁因爲辨心遠之說以遺之曹侯克明爲之持去久矣君復欲題諸此君方拜吳興之命某因又爲之言曰昔伊洛之學未與漢唐之說稍變作人之盛權輿于安定非一世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伊洛之書衣被天下經義治事乃若岐而二之治且非其治矣烏乎是誰之過哉沉冥苟

且之徒葢自陷於汙下所見不少超於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矍然以喜乎推吳興之法以進於伊洛挍官之職亦可不謂之遠乎

跋子昻書陰符經　　虞集

陰符托黃帝以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是哉然褚河南已有奉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葢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

而法度整整未容無所師匠者知之也隆山翁吾鄉先生博學玩世所謂醉人語不可了了眞語耶果醉語耶

子昂墨竹跋　　虞　集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

子昂臨洛神賦跋　　虞　集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

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必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眞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求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王逸老草書跋　　虞集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于後南渡講和即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内外大小之臣

鬬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捐變態尤爲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堅禁僞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者絶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叙其所爲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斷崖和尚塔銘　虞　集

昔西方聖人爲一大事出見于世法流中上將至緣熟達磨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于大鑑其道大行五宗並

立枝葉扶踈戶庭雖分惟一不二臨濟一宗大機大用收攝無畳視彼孤絶接人爲廣自是以來幾將千載弘法宇内多其子孫其最明著者自風穴小止首山淳典汾陽慈明楊岐白雲東山圜悟灼有端緒宋之南渡國於江海之間而慧命克昌有隆有杲所謂千古豪傑之士激揚宗要風動雷應聲莫盛焉華公親承虎丘而受妙喜衣版之付佛照振其父風演化相望而應庵以來相繼者密庵傑破庵先無準範遂終宋之世矣皇元混一海内崇尚象教度越前代時則有雪巖欽公擔荷此

事一時坐大道場說法東南無慮十數皆其法嗣師子巖頭立死關者高峯妙公其長子乎能殺能活據其正令以接後人寥寥聽絕之餘環視四顧能及之者鮮矣是故出其門者辨才福德名行于世者不無其人至于實證實悟正眼洞徹縱横自在人天罔措則吾斷崖禪師而已師俗姓楊氏父大宥母張氏以宋景定癸亥十一月廿三日生師于湖州德清縣能食不茹葷酒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事懵無所知姿貌嶷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誦高峯上堂語

上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拔釘去楔耳能與我往見之予毋驚異之畧具衣裝與之行見高峯于天目山師子巖之死關爲童子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爲師曰以待寒暑峯曰學佛者不如是師卽刻盡以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爲僧舉牛過窗櫺話師聞之忽生大疑參究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是蔬蚋搋峯曰莫作聖解他日過鉢盂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卽詣峯呈頌曰不分南北與東西大地

山河一片雪聲未絶峯痛棒之不覺殞身崖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絶同學明通捫蘿接磴以救之則已出山半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公去也通曰汝辜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即與通還山之西禪庵自誓曰我七日不證則决去矣遂直竪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逵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峯上堂云我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箇一箇今

日有蟭螟虫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絶頂揚聲大叫目道吽箇甚麽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峯拂子爲衆舉揚訶勵同學辭不少遜復日盡大地有一人發眞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歎其俊快有僧參峯次峯令見師師日驀直去其出言大抵如此久参者愧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毋爲賣簪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渾俗罔測其意越五年還山見峯峯云大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日兩眼對兩眼遂薙落峯改其名日了義元貞乙未高峯示寂師亦韜晦或

游禪林頹然居下板孤峭嚴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咨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閑凛如氷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無虚月師子正宗禪寺累請住持若不聞召未嘗受請立僧而咸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峯本公大揚高峯之道烜赫昭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衆而化同門布衲雍公見地明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泰定三年師勉徇衆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正宗禪寺者也叅學之衆輻湊而至或示衆曰除却語黙

動靜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
然或嬉笑怒罵物言機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肆
談詭或成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
年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
麼良久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塔西指空地曰
更好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
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趕
我不及翌早跏趺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九後
七日藏其全身于師子巖之後雲源庵化之日雷研雨

射白晝晦暝葬之日雪花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慟哀戀聲撼山谷初華公示寂會葬齋次師笑謂衆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矣至順二年七月文宗皇帝聞師道行有詔命宣政院使賫香幣入山宣問勅有司加護元統二年八月中書平章政事御史大夫撒廸奉今上皇帝明詔賜號佛慧圓明正覺普度大師璽書至山師已不及見也前住持普慶禪寺正印本蒙古人歷徑山第一座以常侍香其席與同志以師事實來求塔銘後二年鄱陽張翥式從本公游居

次目最後結輯師生緣悟由語錄平實可考乃按而序之集昔常與師相見於吳郡忽已十七年矣周游南北退處空山思欲載見如師之高明洞達者不可復得慨觀古昔祖席之盛接人之的何其宏偉卓絕哉虛空無盡佛法無盡有能得是傳者集雖老猶將往問之故為之銘曰

傳法正宗臨濟最弘汾陽慈明楊岐大行佛果二子雙樹齊聳區區東南雷動海湧密付心傳惟證乃知孰為之祖孰為之師巖峯之顛師子返擲我見其人斷崖千

尺莖草金身說法熾然無當吾機我非不言堂堂天目鐘鼓朝夕龍象人天游宴食息前際既往後者未來我於其間重關一開天子有詔於赫嚴護使來及山委席不住山高雲深靈骨在焉摩泥滄海朗月中天

史母程夫人墓誌銘　　虞集

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諱念賜君之妻而光之母也夫死子幼夫人守節自誓以撫育其孤會國朝以金始亡將併力於宋逆兵入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一二謀出峽以逃生夫人亦將携其孤

依鄰人家翁走東南取黃金囊而繫諸腰且行遇掠兵大至即竄身伏林間俱伏者兵盡驅以出列坐地上擬以白刃曰有金者免殺有鄰嫗先免過夫人勉夫人速出金與不死夫人曰金亡暫不死耳吾兒無資以迯終必偕死吾死而金在幸以活史氏孤嫗歸幸語吾兒來求尸取金兵從夫人求金夫人辭無金遂見殺嫗求孤兒告之明日掠者退鄰人父老以其孤與櫬求得之即斂以瘞偶值善畫者爲象其容貌而題之曰史光母程氏以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于兵難年五十四遂

負之而東至湖州止焉光時年十三耳今湖州有史氏自光始云泰定四年三月光孫台孫來京師以先世鄉里之舊來告曰史氏之有後於湖則我先曾大毋以死易之也今九十年矣昔大父猶有望於西還申其情事卒不可得而先人當內附之後亦未遑於紀述顧以屬台孫焉代易事久日就湮沒從事於浙東帥幕嘗以告諸國史四明袁公桷既爲之立傳矣而台孫之志有未盡焉唯曾大毋之喪既不復可知其處請刻木象神具衣裳葬諸湖之新營或曰蕤以藏體魄也象而葬之殆

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以示子孫傳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桀感其言爲敘其次而著之史氏自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于眉州其墓在青神再興院之里族大多顯人而程亦眉之故家名族念賜君歷官行事生沒歲月無可考徵而光之居湖也稍長痛家世之禍感毋氏之志歲時西望輙悲痛不自勝見者爲之垂涕于是勇自植立遂以武科奮積官武翼郎浙東兵馬都鈐轄娶閔氏二子曰圭文故宋舉進士修職郎瑞安府司戶參軍至大間將教授

平江之嘉定未上而卒曰璋文早世圭文之幼也聞毋之有疾痛不忍聽更以爐爇左右臂以代痛毋疾止乃已後武翼嘗病累月視藥未嘗解帶病亟哀號祈天願以己壽益父憂或告己曰感爾孝念予三齡武翼果又三年乃終娶陳氏子男三人台孫歷浙閩兩郡幕璋文由舶司幕長將改除喜孫業進士孫男子六人名之曰淵源澄清潤澤蓋有所識也自武翼以下墓於烏程三碑鄉之郟山三世矣而其表首著程夫人事云銘曰

郟山之源隱何隆隆誰其有之自蜀來宫一爐之微三

傳彌豐原厥保存有毋之功酌義就死言何從容知有
史孤不知有躬體則禪續恩無終窮精神不亡來依來
從凡爾子孫罔不敬共去之千古猶高古風

夏世澤墓誌畧并銘　　虞　集

噫國家皇有東南者七十年郡邑內附之臣多矣求其
子孫之有聞于世者甚少而鄉里之間驟起驟仆何可
勝數夏氏之家方盛而未艾豈非以其行義而得之哉
故可銘銘曰
吳有名邑介于江海人民阜蘇百谷來會中有桓楹自

我聖元表以大書義士之門其義維何早識時變起謁
王師以保鄉縣既安既輯治產有日不恩其積紓衆之
給年或大侵道殣如林食之活之庾盡其心朝以爲義
酬以祿仕揮謝弗受深致斯美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好
爵是縻人曰宜之一命起家關市海浦冠笏帶綬歸拜
丈妋轉理郡獄大邦寔難哀矜拊循甚稱其官受知見
用方自茲始除書在庭哀慕俄起藎篋之司衆懼莫知
慨然有行民作生祠既曰歸休堂曰知止加錫命秩遂
志膺祉生長太平撫其曾玄不伐不愆期頤歸全集賢

之鄉既寧既宅覲儀前人有述斯刻敢告夏氏執義不忘可以宜家可以永昌

烏程縣新建儒學廟記　　程郇

至元再紀元之三年湖州路烏程縣始有儒學廟真定宋文懿丞玆邑而創建也國朝崇儒右文郡縣學皆設官籍子弟員而烏程獨無學以處之殆成虛設丞之始至進諸生而問狀咸曰附於郡庠有年矣丞愀然太息曰將何以施政教敦風俗庸非長民者之責乎於是㮣縣治之東得丞廳之故址又爲織染局所有乃請於郡

推官長沙何公貞立欣然從其請適部使者至丞命歸之龜食筮襲吉迺闢地拓基召匠計材爲屋四十楹前門洞開大殿中峙翼以兩廡會講有堂肄業有齋宴息有室莫不畢具郡之人士相率捐田以備粢盛廩膳之供八月上丁丞與邑之官僚賓佐齋明盛服入眎盥滌陳器省牲達魯花赤完迮溥化縣尹鄭重主簿張炯典史楊恢各以班次序立殿下具曰廟學既成請因常祀丁祀致告觀者豫喜既餕獻酬百禮用洽熙從之初既斷既堅迺登載底績所謂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邵

惟聖朝式嚴孔祀歷代尊崇欽若詔旨刱茲烏程提封百里古子男邦獨闕典禮自丞之來恪卭政理俾民知教率循彝軌俾士有覺宗廟具美弗亟其圖教基則圮攸建嘉謨或沮或迂或安故常弗廓其謨衆議莫定我志弗渝我錙我銖乃輸廼備差役遠村召匠庀徒揆方度土百堵具舉登登載築傅厚靡盬式廓其規子來胥宇陟降有嚴恢恢布武奕奕新宮克昭其鉅如虹斯躋如翬斯翥如櫛如比如雲四起桷榱欂櫨各得其所丹堊孔彰塗塈楚楚廣具畜龠美哉我稷黍粢盛旣豐廩稍

亦豫士飽而歌令聞昭著青青子衿如林如旅來游來歌爰居爰處千載闕典一朝而補縣學教諭饒許昌祖受事脊期左右協助政始於學眞民之師多士景附匪丞曷依論功紀績驗於魯僖安得史克頌水載詩用告來者視此豐碑

孟淳謚康靖議　　　柳　貫

自罷侯置守而大郡所治至數十萬戶以其有養謂之司牧以其有教謂之師帥漢法太守祿二千石駕五馬車朱幡皂蓋行省風俗或終世不遷其官或三年輒易

其部民安樂之視如嚴父慈毋國制大郡爲府府有揔
管統治州縣繫民戚休則司牧師帥之責萃于其身矣
故常州路揔管孟淳未及弱齡襲其父爵以二品之秩
佩七郡之符討其所蒞若太平之控扼大江婺處之依
阻嚴險信徽之介居閩楚隨俗爲治不猛不寬推其仁
愛惠利之心以成慈祥豈弟之政使知禮義則民自懷
柔去其太甚則俗自遷革引年謝病竟以考終則夫紀
載之歌頌之尸而祝之將直儷美於桐鄉之朱邑石室
之高朕雖不至九卿不登三事抑何慊哉矧惟祖武揚

于其代茲服官歲光昭前聞討資定謚厥有彝典謹按

謚法保民廸吉曰康寬樂令終曰靖請謚曰康靖

跋趙文敏帖　　柳貫

往予在京師從文敏最親且久竊嘗有講於書法曲折

蓋書雖末藝而必以學爲橐籥識爲機括而區區求精

於筆墨之間者望造其閫域難矣蓋文敏之書根於英

姿敏識而成於清機絕鑑非可以一蹴至也猶記寒夕

宿齋中文敏談餘試濡墨覆臨顏柳徐李諸帖旣成命

取眞迹一一覆校不惟轉摺向背無不絕似而精采發

𨒪有或過之余問其何以能然文敏曰亦熟之而已然則習之久心手俱忘智巧之在古人猶其在我橫縱闔闢無不如意尚何間哉戴生良頗好書而未知其方故以文敏一帖遺之而薦其所見聞者若是生其即是有發則予莫之知也

跋松雪翁重畫陵陽牟公所作脫鞾返權二圖

柳 貫

宋自端平初士氣漸已萎薾董盧一二閹寺實爲之兆或者懲其既弊而深扼之不知覆車之道猶一跡也原

始要終之論君子蓋弗少貸焉故端明殿學士陵陽牟公時在西掖[illegible]有言未幾以姑熟太守章去國承望風旨以媒孽公短者方如蜂蝟公審知之作高力士為太白脫韡黃太史罷郡返棹二圖且自為贊當是時公之氣固已高揖李黃而與之肩視一二薰腐直蚍蜉耳就使沉香亭樂府承天院塔記足以為我詬病雖朝夜郎夕夔道曾何傷哉至德紹聖而後為何如公之先見不可及矣悲夫後端平八十五年𡗝龍庚申冬十月四日東陽柳貫書青松雪翁畫二圖後

跋趙承旨書顏魯公麻姑壇記

柳貫

顏書麻姑碑有大字本小字本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燬毀山中雖重刻已無復當時筆意此趙文敏公自用其體作書虛一眞士不以藏之括蒼名山而因仙都道友聶澹泉之請慨然援而與之澹泉方住杭之報恩觀云將求貞石刻之山中昔方平之過蔡經蓋欲東之括蒼則麻源括嶺固羽車龍駕所嘗往來者也安知按行蓬萊不復見麻姑仙爪爬背時耶此亦一仙都彼亦一仙都寶書所在虹氣經天又寧能獨謂神仙掇猶

變化而少之耶然則虛一濬泉其皆法籙尊嚴而足以當纂懿流光之盛者耶

元故追封從仕郎溫州路樂清縣尹黃公行狀

柳貫

公諱鑄字希顔務之義烏人姓黃氏曾祖諱伯信累贈朝散郎娶宗忠簡公四世諸孫女封安人祖諱夢炎起家淳祐庚戌進士爲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先配陳氏累封宜人次配方氏父諱堣用進納恩補承節郎少以疾廢

娶徐氏初朝請公之姊適從事郎邵慶軍節度掌書記
王公因金有女歸吳興丁氏而儒林郎兩浙西路提舉
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諱應復其婿也於是丁氏屢有
子矣朝請公卽命以其第四子後製其名曰鑄而祀之
蓋朝請公與王公同爲宗氏甥而丁氏婦又黃之自出
雖以異姓爲後亦庶幾以義起禮者哉朝請公既老公
始來後年十六而朝請公没杭承節府君疾不能執喪
公扶柩行涉濤江歸卜塋域反壤而樹既虞而祭人謂
其知所慎重如是則可以承其宗振其家矣已而江南

內附官府新立州境屢騷故家巨室困於征求之促數而偪於寇盜之侵凌傾貲破產易若轉掌公於其間獨能用柔行智隨物順成不淟涊以合汙不崖異以絕俗雖縣胥大興亦不忍加侮賴是以卒全門戶無墜其先然性本夷曠遇人無貴賤皆樂為之傾盡賓客之至其鄉者款門求交則授館延慇倒壺命飲盡其歡欣往往別去漫不相聞後再見之亦莫能記省為何人也公始學治經後從鄉先生更習詞賦不區區求解于道德性命之說而其制行自與之合中年上下世變得其興衰

理亂之故於諸史志傳中紬繹微言披發大義獨嘗會
于心而未嘗屑屑為人言之作字端方尤工篆籀曰此
吾心之範防也平生無厚嗜衣取克體食取充口居常
怡怡自得家人不見憂慍之容至其與隣翁野老酣嬉
淋漓有晉士之達而無楚人之怨以此終其身之死而
不亂亦足以觀其所養之全矣昔朝請公以寄祿官中
行正郎值明禋當任一子推與其侄及既沒乃以致仕
恩補公將仕郎未赴銓而易代餘五十年為泰定四年
始以子貴封從仕郎溫州路樂清縣尹身服銀緋優游

仕祿之外又五年得壽七十有五而終公生於寶祐丁巳三月二十七日而卒於至順辛未八月十六日公娶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東女今封宜人生子男五長湑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次溥次淇其二人曰浩出後劉氏姑之子太學內舍生應龜更其名鼎曰滋卽後公從弟顯滋所後父家益落其所以奉公上承賓祭者公一資之女三孫男六女二曾孫男一湑登延祐丙科至順二年由諸暨州判官滿秩召入詞林其夏扈從北都秋還及冬十二

月望訃至京渭即月卌所居官匍匐奔歸以卒之明年十月十三日葬縣北崇德鄉三峹山之原丁氏世家吳興之安吉儒林府君之祖諱曄卒官中大夫太府少卿摠領淮東軍馬錢糧父諱伯虎卒官朝散郎淮東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二公慶元丙辰嘉定癸未進士也儒林府君初筮主南陵簿故公生南陵廨舍兵後丁氏家廢公往奉儒林府君及其兄將仕郎仁東來爲嫁其稚妹而孝養府君與將仕終其身春秋家祭則別爲位以祀丁氏之世曰吾以許身爲二姓祭主禮固如是也吾

子孫其謹識之某少辱公之知遂得與渭定交文字間而皆坎壈不偶於時及渭取世科某亦濫巾仕版抗走南北垂二十年歸見公而公方以耆儁爲州里一鑑乃不意大耋之嗟已遽及之去年夏某游浙右渭以書追遺於吳門告公葬期意將俾某述公之世出行治以告于世之立言君子取文以表其隧許焉而未及爲今既復土矣其奚以辭故件而繫之如右亦用其所知者酬焉之義也謹狀

隆山牟先生文集序

黃溍

若昔宋東都盛時眉山蘇氏父子出而蜀之文並被于海內渡江後疆圉日蹙衣冠流散而蜀之文章萃于東南及其既久也百年之遺老相繼淪謝而陵陽牟氏父子遂巋然爲蜀士之望以耆年宿德擅文章之柄而雄視乎東南者大理公一人而已隆山先生大理公冢子能世其家業而不隕者也先生之大父大資清忠公爲時名法從所交皆當代鴻碩先生無不趨其下風而接其餘論大理公既與世相違優游事外先生居家庭之間父子自爲師友日以經學道義相切磨母夫人鄧氏

太史李公外孫女又從而有聞于史學大理公殁學者有所不知必之先生考質焉先生于前朝制度之損益故家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塞門下士竊見一斑於殘編斷簡中者固不足以與此至於白首窮經孳孳矻矻而忘其老閥閱貴游挾清才雅藝以馳騁於英俊之域者亦未易企而及也凡先生所撰著言必有實而要其歸一本於理昔之善爲品評者謂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先生蓋兼之矣內翰蜀郡虞公稱先生警敏過人志趣高邁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其文沛然若江河

之決不極所至不止眞知言哉嗚呼墜緒茫茫千鈞一髮剝果不食萌芽方新斯文之未喪豈但爲蜀士之幸乎先生有子五人獨必達必勝在必勝襲藏遺藁懼歲遠或致放逸乃彙聚爲若干卷而刻焉書來俾滑序于篇末惟大理公仕宋季與滑之曾大父太常府君同爲郎於吏部滑生也後猶及拜于牀下而辱贈以言際會承平復著取士之令與時科第中人物存者無幾先生乃應聘出持江浙文衡而滑以非才忝與薦送故必勝以序爲託滑之鄙陋衰朽安能知先生而發揮述作之

肖耶姑次第其梗槩云爾先生諱應龍字成甫其先由陵陽徙吳興先生辭京官之世賞而以咸淳辛未取世科調光之定城縣尉任未逹而國事已非先生既不有祿以貧强起爲儒學官晚乃教授溧水尋以建康上元縣主簿致其事先生之世系卒葬與其言行虞公已爲誌于幽堂此不具

德清縣學祭器記　黄溍

德清縣學新作祭器成主簿潘君以書來曰縣有學學有廟尚矣前教諭蔣鈞所置祭器僅四十有九吾縣尹

蘇侯之始至也首以興學爲務恭 褒封之辭以昭國典飭嚴奉之具以崇廟貌增廣生員而訓廸勸勵之尋用今教諭胡宗海之請按舊圖補造祭器之未備者百三十有九罇爵簠簋豆登罍勺槃匜之屬如式告完費錢以緡計者千七百五十皆富而好禮之家慕嚮而悅助之者也蓋侯之撫民有恩馭吏有法而濟之以無倦念達魯花赤與侯下車同日克篤於寅恭之義併志壹慮俾佛其所欲爲僕居其間雖無能爲役亦左右支贊之故未及朞月而庭無滯訟姦豪屛息官府事益以簡餘

力所逮自社稷壇三皇廟至于公署賓館亭臺庫廄以
次畢新凡侯之所設施可稱道者非一而莫重於禮器
之大備願舉其所重為之記它善狀得以附見焉予惟
古之釋奠爲禮也畧爲器也容不必備今既廟事孔子
在著令爲中祀牲幣物器咸有定制其禮自朝廷達于
四方而偏州下邑迫于米鹽細故日不暇給春秋之薦
幸不廢而已蘇侯獨識其若緩實急而不苟於因陋就
寡考儀文之缺而於器數之末有所不遺能盡其職分
之當爲而敬其事如此餘可知也庸弗辭而記之達魯

花赤名孛蘭奚河西右族蘇侯名靖世居濮之臨清潛君名子陽予同郡金華人也發器之目及助錢者之氏名悉列于石陰云

沈氏義莊記

黃溍

湖之歸安東七十里是爲花城爲其鄉之望者曰沈君家故業儒君之父處士公遺外聲利不有仕祿而樂出私財以振人之急謂親親仁民宜有本末次第首圖創義莊以敘養其族人未及就緒而歿君以爲前人之志不可不續爰以至順辛未捐田五百畝建義塾構殿宇

妥先聖先師像其中以春秋釋奠之儀闢講舍齋廬延宿儒爲之師而聚族之子弟俾隨材以受業鄉人來學者弗拒也尋復以至正乙酉捐田五百畝即義塾之南立義莊屋以聞計者若干歲取其田之所入以貲之擇族中之長且賢者同主其出納貧無以給婚喪諸費者量薄厚之宜制隆殺之等而周給焉大抵本於昔人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懼來者弗克嗣其事則以聞于外宰相執政及部使者咸報如所請沈君乃敘次其事以屬筆於予古之有國家者必度田授民以厚其生立宗

收族以教之親愛自其法不行於後世而民之失其養者日多風俗亦日衰薄然而萬古一心萬古一理田制壞而此心不與之俱壞宗道廢而此心不與之俱廢仁人君子苟充其一念之良心推吾有餘資彼不足使得遂其生而發其油然親愛之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哉是則生乎千載之下猶為三代之民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有能慕沇君之為而與起焉將見人各親其親而周宇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矣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善繼善述者所宜盡心也戚戚兄弟

莫遠具邇秉彝之良心誰獨無之予勿辭而爲之記者匪徒以昜沈君之後人纂承而弗墜亦以爲富而好禮者之勸也

南山題名記

黄溍

婺之宦學于杭者每歲暮春必相率之南山展謁鄉先達故宋兵部侍郎胡公墓仍即其廟食之所致祭焉延事遂飲于西湖舟中以叙州里之好大德八年春三月癸亥會者四十有四人魏國趙文敏公時方以集賢直學士領儒臺溍幸獲從先生長者之後而趨走于公屨

辰之末逮今二十有九年乃以非才補公故處暇日從
鄉僧游龍井覩公舊題而與道其故事咸謂不可久廢
而莫之舉亟以白於宣政副使王公合同郡大夫士暨
方外交四十有一人以至正二年春二月癸亥復會於
南山追數向之四十有四人存者殆無幾或顯榮于中
朝或隨牒調補於遠方或已倦游歸休於家林惟滑泰
有祿食於此而得齒茲盛集未知後二十有九年今之
四十有一人重來者誰歟古人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此題名之所爲作也諸公謂滑宜題識其首是用

弗蔵而直書其歲月以俟後之覽者焉

說水贈蔣春卿　　黃溍

陽羨蔣君春卿嗣主安定教事於吳興以秩滿去友生金華黃溍送至苕溪之陽酌之水而與之言曰君知水之為物乎掀嚴轟空一掬之多遺針墮芥可指而取非不泠然冰骨雪齒也無播焉無溷焉斯可耳及其去而為湍為碉也齧山跨谷歷百折而弗顧不既壯歟然而廹乎風則鶩抵于石則怒矣若夫釃為三江鍾為七澤茫洋濱溢涵烟霏而滔日星者漫不知其幾百里洎乎

其休汨乎其不可窮測淈乎蛟龍之所宮黿鼉鉅魚之所家蝦蟹生焉而不以爲溢也來牛去馬飲焉而不以爲耗也鳧鷗出沒焉而不以爲襲也蟯蚘投焉而不以爲汚且辱也神妖物怪居焉游焉而不以爲異也千漚萬泡交起互滅瀇滉瀰漭滃溟之莫能害其蓄撓之莫能亂其澄潛淵之珍參錯朗耀而荒查醜石屑瑣附麗之物亦無所不容也嗟乎水一而已其量之相遠顧如此非夫所處者異勢耶今君之去山谷也久矣接天瀆度瀛海且有日盍亦拓七澤以爲襟舒三江以爲帶

而無以是氷雪者沾沾自喜哉雖然水盈天地間其適也愈遠則其趨也愈下孔子蓋稱智者樂水夫不激不瀠非智者不足以與此君非智者歟持消滴以相波瀾滙蹙瀕耳雖歌既闋風颷遽張因次第其語書以識別

題朓輔返權二圖　　黄溍

嗚呼古之所以取亡者非一而漢唐之亡獨與宦者之禍爲終始豈不悲哉當理宗時宋祚微矣盧董之僉諜彼智非不能爲甫節士艮也衣冠之禍所以未至如建寧太和之烈者夫亦一時之清言勁論有以殺其勢而

遐其衡乎故資政殿學士牟公之守姑孰也嘗畫脫鞾

返櫂二圖而爲之賛宋臣怒其譏已風臺臣論罷公公

去未幾而宋臣輒斥他日公既召還宋臣亦輒進然竟

以公既卒不復用嗚呼小人勝敗之機實繫於此是雖

若無救于趙氏之亡其不遂亡於二三豎之手者天歟

人歟覽是圖者未可第以爲一時之淸玩也二圖作于

寶祐丙辰後六十年爲今延祐丙辰公之孫深水敎授

君更購善工縮圖爲小卷以便觀者且俾其門生黃溍

識焉實是歲之九月九日也

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　黃溍

此趙公被旨書寶陀寺碑時所寫公是行遇暴風昌國鉅海中舟垂覆而免殊不以爲意方且游戲翰墨及乎屏翳收風川后靜波之句豈非善諱者哉即此亦足以觀其雅量矣

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　黃溍

近世錢唐金氏一之以善爲歐書得名暨趙魏公出學者爭慕效焉歐學遂廢而不知公之教子實用其八法賴此帖故存本末源流尚可考也雖然梓匠輪輿能與

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父子不傳之妙必有出於此帖之外者矣臨學之家宜深造而自得焉

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肅鄧公神道碑

黃溍

至正九年四月二十日知經筵事臣朶爾直班同知經筵事臣㭍僊護都臣溍等進講於明仁殿臣朶爾直班臣㭍僊護都奏鄧文原經筵舊臣歷事累朝備極榮遇茲又願受聖恩贈封定謚墓上之石宜賜刻文上旣可

其奏命臣溍爲之銘別勅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篆其
額臣埜僊護都請就令臣朶爾直班書丹上復如其請
乃退而以前史臣范淳之狀授臣溍臣溍謹按故嶺北
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鄧公諱文原字善之曾祖從龍妣
楊氏祖昭祖累贈嘉議大夫成都路總管上輕車都尉
追封南陽郡侯妣羅氏南陽郡夫人考漳累贈中奉大
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
妣孫氏游氏並南陽郡夫人其先由長安徙資中又徙
綿之彰明杭爲宋行都南陽郡公避蜀兵來依焉故今

爲杭州人公六歲入小學九歲從三山楊先生受春秋
十五以流寓取漕薦暨科舉事廢遂一意務爲聖賢之
學行益修業益茂開門受徒戸屨常滿中州士大夫多
慕而與之交徐文獻公琰高文簡公克恭知公尤深王
叅政巨濟素刻深與公語亦嚴憚之巨濟後以事繫獄
自悔不用公言初用江浙行中書省辟署杭州儒學正
秩滿調崇德州儒學教授用薦者擢應奉翰林文字將
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承旨閻文康公復於
僚友少所假借公獨見推重凡大撰著必屬焉由應奉

墓文補

升修撰成宗即位就任轉從仕郎成宗崩預纂修實録

姚文公燧王文肅公搆並爲承旨持見不同閲公所具

藁互有指摘公不與辨第令櫝藏以俟後數日二公取

視之皆莫能易一字以儒林郎出爲浙江等處提舉教

人先學行而後文藝士習爲之丕變召除國子司業建

白修明學政而樂因循憚改作者與之論不合遂移疾

去仁宗即位詔以科目取士江浙行中書省檄公考廷

祐元年鄉舉公以朝廷立法之初多采考亭朱氏貢舉

私議慮遠方之士未悉上意大書其文揭示之由是士

無復踵異時場屋之弊尋以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召臺臣交章舉之擢承德郎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湖州民有抵夜禁者被執而遁追者及之剚刃左脅其兄問殺汝者誰曰白帽青衣而長身者也語畢即死其兄訴之有司歸罪於直初更張福兒坐繫三歲公閱其牘曰白帽青衣姑勿問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且福兒用左手傷何以在右命覆勘之眞殺人者張彈壓也建德戴汝惟被盜已捕寘獄中而夜有火其居者失汝惟所在公曰此有以也責有司推治

得沒惟尸於水濱及其妻謀殺夫狀人以爲神江陰饑民稱貸於富家不得則持火往取穀課焚其屋十三人所分穀皆不滿五升有司悉當以强盜公謂此非其情也時瘐死者已半餘皆杖而遣之平江僧訴揔管府判官理無納其賂既誣服而公適至探得其情杖僧釋無移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寧國諸路茶課初止三千餘錠累增至十八萬錠皆鑿空取之民間民受誣抵法則轉運司得以失覺察擅加罪五品以下官州縣長吏皆重足而立公至而提舉茶事者適以賄敗乃爲

設法而漸去其弊且建言宜罷茶司而使郡縣領之饒州有告欺隱官粮者事連數百人累歲不决公曰此不難知以官租與民田交易而抄戶時以之定差徭經理時以之定租稅耳命撥籍爲定訟遂息小吏有結爲兄弟持官府短長者號五虎杖而流之人莫不稱快有甥盜其舅家財者以贓滿罪至死公曰贓五十錠盜惟二人其一人所分止五錠何也録之得其實所盜十三錠而巳遂以減死論徽州民僞造楮幣於僧舍有避雨者適見之其人懼事洩因啖以利而止之使爲烘焙獄具

當死公曰造偽當死者其等有七烘焙當何坐宜比行使加等杖罪事聞于朝報如公言徽州民謝蘭家貧其從子回貸以錢而倍取其息又利其田宅而欲搆害之家僮死回使告蘭殺之公察其寃釋蘭坐回天方旱而雨士子或為私書以非考亭之學公命毀其書曰吾以息邪說也江浙行中書省傻移行御史臺檄公考延祐七年鄉舉得今翰林侍讀學士泰不花以為舉首既上春官果為廷對第一士論翕服拜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以地震應詔論弭災之道謂今天下士師非才惟受

成於吏死囚歲上刑曹類延緩不報瘐死者多宜慎選
理官死囚應決即決冤即釋之河北流民復業朝廷雖
令計口給緡錢而有司奉行不至宜會計海運糧支發
之羨餘隨處置倉以備凶年而振之又申言茶法之害
民乞併罷轉運司以息人怨感天和時論韙之進奉政
大夫兼國子祭酒依前集賢直學士被旨知泰定元年
貢舉及上親策多士於廷仍俾充讀卷官有詔開經筵
特命中書平章政事張蔡公珪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
及公入侍其見知遇如此大駕時巡公當扈從苦脾疾

就醫于京師遂乞謝事南歸歲餘召拜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未行擢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起天曆元年五月二十二日薨於杭州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以其年七月十三日葬湖州德清縣千秋鄉百寮山之麓太常初議以莊康易公名今天子始用公門人集賢大學士馮公思溫之請特贈公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改謚文肅娶徐氏封南陽郡夫人前公一月卒合葬焉子男一人衍用公廕爲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

副提舉後公[illegible]年卒女二人適石洞書院山長史公埜
司徒府掾史戴孟淳孫男一人萊孫公蚤慧稍長能自
植立外家游氏自清獻公似相宋理宗門戶輝赫公未
始挾以自矜又嘗客於故后族謝氏家視芬靡豪縱事
漠如也公丰姿凝粹氣貌純明內嚴而外恕議論若不
可犯至於以文相接以恩相加未嘗不使人心悅而誠
服平居善處窮約奉已嘗薄待人常厚諸生有病而以
槖中金託於公者曰萬一死願以歸吾親其死也或竊
以去公買金以付其親而終不言安南入貢以黃金册

砂象齒爲私覿之禮公却之其人曰淸白物耳公曰爾物雖淸白我受則汚也所至僦屋以居四壁蕭然晚乃捐俸貲買宅一區將以佚其老而疾亟矣公於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究極其根柢爲文精深典雅東南遺老凋落旣盡文章之柄悉歸焉及在朝廷施於訓誥者溫潤而有體志於簡冊者確實而有徵詩尤簡古而麗逸凡所著有讀易類編若干卷內制集若干卷素履齋藁若干卷行於世工於筆札與趙魏公孟頫齊名徽仁裕聖

皇后命以泥金書大藏經公應聘率門人前集賢待制

班惟志等二十人北上竣事二十人皆賞官而公不預
弟隨牒補教授一州後乃以文學政事昭被主知而至
大官前後從游無慮數百人惟御史中丞王公士熙與
馮公思溫位最顯其受業上庠而擢魏科躋膴仕有名
於時者尤多不可遽數也始公歛藝卿闈臣溍誤辱薦
名及公再主文衡臣溍遂忝預執筆茲又獲載筆隸太
史氏欽承明詔勒文公碑不敢以菲陋荒踈伏闕控辭
謹拜手稽首序而銘之銘曰井絡之靈實鍾後賢展也
鄧公受材孔全公方盛年盤桓山澤翺翔而後集庠徐摩

亟負其所蘊時而出之學爲儒宗政爲吏師其學斯何蜚英文苑鋪張皇猷裁成帝典弘敷教道模範國人談經禮厦堯舜吾君其政斯何肅將使指扶善遏惡以樹風紀鼓之舞之士氣以振輶車所留獄無冤民聖門四科公兼其二學以從政匪有二致國之老成天子所毗公不爲起乘化而歸門生奉詔薦此樂石庶無媿辭過者必式

衡按草廬既有碑矣乃又假文獻之筆豈以草廬敘事寥寥耶抑初尚未謚謚則碑額與文俱當易耶皆

擬潘司空之父先求劉清惠公志墓後因贈官載求

弇州觀此不足異已

奉訓大夫婺源州知州致仕程公墓誌節文

黃溍

公諱郇字晉輔姓程氏曾祖諱公許嘉定四年進士官

至刑部尚書謚忠文始出蜀而僑居于湖州祖諱子沭

贈奉直大夫考諱繩翁朝散大夫將作監入皇朝以公

貴贈奉訓大夫台州路黃巖州知州飛騎尉追封烏程

縣男妣陶氏追封烏程縣君公幼聰慧文生于名家耳

濡目染能蚤有知年十二入鄉校稍長游心聖賢之學于書無不讀爲文博敏閎肆有奇氣前代遺老如尚書陳公存參政文公及翁大卿牟公巘與公居同郡咸器重之用薦者署嘉興路儒學録丁外艱服除署平江之和靖書院山長書院故在虎丘爲寺僧據既徙置城中豪家又欲奪之公力爭而止歷江山縣尹使者行部公獨以廉介見禮再遷武岡路綏寧縣尹縣鄰於谿峒民夷雜處竊發不時公拊循以愷悌之政境内以安會廣冦猖獗長貳而下以供億軍需出境公獨任縣事[illegible]旅

經從枝梧遣發戒令嚴明士卒帖帖不敢肆行省檄發屬郡民兵公遣選義勇應之戰數有功縣有義倉糧二萬餘石積爲豪强所侵公悉徵理之歲適大侵賴全活者甚衆有僞鈔獄十年不决公力辨其非辜轉慈谿縣尹慈谿客邏帥閫事尤叢劇公設施注措若不經意咸盡其宜縣故以食鹽額重爲民病公規畫有方賦足而民不困縣東花嶼蒸湖受諸水溉田可六十頃豪民或請堙湖爲田而輸糧于官吏以成案請署公毅然不可事遂寢湖旁農家乃均獲其利公三爲縣涖事之暇尤

吾意於庠序之事年垂七十預請納祿遂以奉訓大夫婺源州知州致仕公既歸老杜門不出手植五柳于前庭扁曰柳軒舍下環以松菊留連觴詠置家事不問有柳軒退藁十卷藏于家俄感微疾却藥謝醫談笑如平日忽命具湯沐斥女侍呼子孫立左右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八娶史氏封烏程縣君子男四人長游兩浙都運鹽使司海沙場鹽司管勾次濤次洽次潛孫男八人權模楷植栴同生文孫任孫游等遵治命葬於烏程縣永新鄉桃塢先塋之旁公為人溫良易直未嘗高自標

榜與人交無畦畛與後生談前朝文獻歷歷如指諸掌喜誘人爲善不深於疾惡故賢者親而愛之不賢者亦而畏之

承務郎杭州路富陽尹致仕倪公墓誌銘

黃溍

公諱淵字仲深姓倪氏其先汴人宋靖康時五世祖南以武弁扈從南遷于錢塘四世祖某又徙家烏程故今爲湖州人曾祖俊民弗仕祖椿年用同知樞密院事謝公堂奏補官終於其路兵馬監押父守眞鄉稱善人太

國朝以公貴贈承務郎松江府判官母濮氏贈恭人公生而卓異精敏絕人德祐失國科舉事廢公年甫九歲猶能習爲其文既長乃棄去刻意聖賢之學三山敖先生繼翁深於三禮尤善易公從之游於節文度數之詳辭變象占之妙靡不博考洞究參知政事文公大理少卿牟公皆器重焉用薦者署本郡儒學錄高公克恭持風裁慎許可時爲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聞公名欲識之一見與語降歎不已曰君大才不可小用也及爲南臺治中侍御史首以敖先生及鄧公文原陳公康祖姚

公式與公五人並薦于朝未報而行省調公杭州路儒學正復民間冒沒之田爲米三百石嚴飾從祀補造祭器自禮殿講堂書閣皆一新之先是列郡釋奠多用俗樂公訪得太常樂工兩人俾以雅樂教諸生胄監聞之因招兩樂工爲國子樂師今諸郡備金石之樂實自公倡之秩滿當改調於是高公已爲吏部舉公可任史事公微聞之亟具啓事以親老乞便養遂以公爲湖州路儒學教授泰定丙寅江南三省交聘公校文鄉闈使者同日至公辭不獲遂應江浙之命士論翕然歸之湖學

自虞君志道主教事重搆先聖殿而朽堤蕪缺多待公始完既又葺稽古閣改建講堂考安定先生湖學舊法刻經義治事諸齋以惠來學又創仁智軒為其游息之所其後學者為公並生祠公移文止之不得躬往撤之用累考入流授將仕郎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以故免去公獨理縣事延祐初經理田土考覈多失其實賦斂不均公私咸以為患公為分畫編次以為圖籍出其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乃如期而集縣有定塘溉田可十頃豪家據而有之民以病告中書下其事于府

曹議以遷民吏憚豪家莫敢奉行或言于公立命歸之

和州民有田在縣境富家與爲交易券成而負其直民訟于官而富家執券自辨有司莫知所裁乃越江來訴公探得其情始懼而以其直歸之縣民立異姓爲後者所後沒母沒已久有非其族而姓偶同者賂吏給憑改立盡奪其貲公獲其憑而釐正之里父老數十人羅拜馬前曰公神明之政也歲適大侵民以狀言災傷郡戒縣勿受公爭之不得即解印求去郡中驚悟遣吏謝公且以檢視之事悉諉之公躬履阡陌不避其勤民賴以

甦元公來貞爲江東廉訪副使廵歷而還謂其使王公士熙曰吾分按太平池州廉能吏惟一當塗主簿而已王公亦素知公聞之喜力薦公才堪風憲元統乙亥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李术魯公翀復聘公司文衡禮遇尤至部使者舉公可上縣令而公以年踰七奏告老而歸授承務郎富陽縣尹致仕公天資粹美而輔之以學造次必由於禮家人未嘗見其有惰容居官朝出涖事暮歸讀書課子弟或至夜分不寐少嘗從星官曆翁治其術運筭尤精旣老于家杜門罕與人事接潛心於易著

易集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子男三人長驥次駿
松江府儒學教授次駪孫男六人長琛用公廕爲紹興
路錢淸務副使次璛琰瑋瑛瓚曾孫男二人葬爲程縣
德政鄉毗山先塋之次銘曰
知人之明古以爲難聲求氣應夫豈偶然公初有逢連
茹而進孰不望公爭翔競奮大道甚夷公行徐徐旣揚
其英發而不舒白首一官老于文學本闕聖謨以開後
學晚乃佐邑未究所施俄復引年納祿而歸加恩增秩
不煩以事鼓缶而歌優游卒歲儲祉則豐畀于來昆尚

克自振盍伉其門史氏作銘言無溢美寫之方珉楊莽千祀

信州路摠管府判官謝公墓誌銘　　黄　溍

公諱晟孫字唐卿姓謝氏宋丞相太師魯惠正王四世孫也其先占籍台之臨海後以魯王孫女作配於穆陵賜第錢塘因家焉曾祖諱渠伯朝奉大夫贈太師追封衛王謚恭僖祖諱奕昌少保保寧軍節度使祁國公贈太師追封魏王謚莊愿考諱堅兵部侍郎權保寧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懿敏妣魏氏通義郡夫人公

幼聰慧稍長能自檢飭刮摩綺紈之習而自齒於韋布

咸淳間用世澤入官至太社令德祐初差通判安吉州

除軍器少監累階朝散郎入國朝用近臣薦授承務郎

信州路總管判官公拜命即辭不赴閣公復爲翰長徐

公琰爲中執法二公皆中州大老慎許可或舉公可直

詞林或舉公可佐憲府其見引重如此而公終不以仕

進屑其意扁所居堂曰退樂蓄書數千卷日以教子爲

務公性素樂易善與人交尊官大人來江南者若馬公

紹董公文用高公克恭李公衎無不慕而與之游公爲

商畧古今間語及承平故事亹亹不倦遇風日清美輙與勝流韻士酣嬉於水光山色間所爲詩直以寫其胸中之趣不苟事藻飾求媚俗也公既無累于物益自厚以尊其生百年之耆舊凋落殆盡而公巋然獨存耄期之歲童顏不衰知之者愛其有老成之典刑不知者疑其神仙中人也家適燬于火公一不問惟恨弗克保先世之遺書故物因感微疾以至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卒享年八十有六娶趙氏諱由禘宋觀文殿學士太師忠惠公與篤之孫女封恭人先四十八年卒子男六人

長萊老用公恩爲福州路連江縣名聞鄉巡檢次池武昌路儒學教授求正薦有公憂次沉爲伯父昇孫後次汶早卒次泌爲季父曇孫後次浩女三人孫男三人杕杓與權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女一人初趙恭人葬湖州德清縣永和鄉方山之原至是萊老等以其年十二月某日奉公柩合葬方山遵治命也諸孫中杓尤爲公所鍾愛未始須臾去左右年甫三十有三公卒後十有七日亦卒即公墓旁祔葬焉公與溍之先人生同歲溍毋造公未嘗廢子弟禮而公謙不肯當以溍爲忘年友公

次子沚緣疇昔之雅敢致書及狀來徵銘於渭謹備著狀所述爲之序而考次公平生出處大畧得其時行時止從容去就之際可無媿於古君子者譜之銘詩用昭示於不朽千載之下寧有不尚論其世而知其人者乎

銘曰

謝公恂恂昔之王孫際今興運共惟帝臣有命自天公拜稽首禮進義退不居其有樂以忘憂泳游聖時旣壽而康卒全其歸委祉於家燕及嗣續文獻之傳夫豈不足論撰初終有銘幽壙最公平生孰宜特書士之大節

莫先出處發其幽潛式示永古

陳子中墓碣　　　　　　　　　　黃溍

子中涿州陳氏名中因以爲字年三十有六至順四年六月丙寅終于杭州之寓舍卜以其年月日祔葬於湖州烏程縣菁山下先墓之側其友哲理野臺葢仕爲丹徒適以事如杭買石屬予以銘嗚呼予固不可無一言以慰子中於地下抑豈忍言之哉初子中合其同志五六人從予南屏山中丹徒亦在焉欲相率推予爲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然猶有以父兄之雅故執子弟禮

者予視子中則畏友也子中每篝燈挾冊而坐恒至四鼓發作烨無倦色其析理毫髮不苟聞出以為文皆精潔緻密可喜而子中莫敢自謂已足不肯急於求售向之五六人者或擢奉常第或以賢書上春官子中獨未嘗一踐場屋去年始走京師就試於鄉闈考官得其文將寘之前列尋復以其說為疑竟棄弗錄子中退自有司崎嶇四千里負笈南還抵家一月而有母憂又兩月俄以暴病一夕不起嗚呼子中而止於斯耶天者之難必而殃慶不以其類乃若是耶子中之大父德用聯跡

弗任父讓故任連江縣尹以奉直大夫杭州路總管府
判官致仕葢其先久占籍於涿由奉直公仕江南遂家
焉母李氏張氏妻亦張氏外家之女也子男一人女一
人皆尚幼異時翰林侍講學士巴西鄧公嘗爲予中扁
所居室曰庸齋予中請予爲之銘予未及爲而遽銘其
家上之石嗚呼悲夫銘曰
原田兮汏汏匪重兮斯移樹之同兮或以弗熟異天之
恐予兮胡彼培而此覆予無憂兮不復神之聽之兮後
其式穀

黃淯謚文獻議

傅亨

乾坤清淑之氣在上者爲日月星辰在下者爲山川草木賦於人者爲道德文章則文賛天地之化育歷萬古而不朽也皇元龍興朔方聖神繼作天下混一其賢才之盛翼起一時以文章道德黼黻皇猷爲當世之儒宗者未嘗無其人焉乃若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誥兼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公負端介之資抱高遠之志早奮跡於儒科繼登名于洪從試郡邑有惠民之政教成均得養育之方其在翰林屢蒙眷遇掌絲綸

而弘帝制修紀傳而寓王法其學術之精微道德之禀
邃六經群史窮其淵源諸子百氏兜其根柢故我國家
典册詔令及勲賢碑銘必命公爲之海内冠帯之士以
至浮屠老氏之流凡以文爲請者歲無虚日每出一篇
家傳人誦書善真草或得之者不啻隨珠趙璧其文章
根本乎六經而能羽翼乎聖人之道謹嚴精密紆徐而
不煩山高水深金鏘玉戛皆雍容自然追配漢唐諸作
爲學者之模範有元以來其如公者葢不可多數也天
下學者僉無間言蹟公之行業想公之儀刑書之史册

謚之奉常允符公議易名定謚國有彝章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學該古訓曰獻請謚曰文獻前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新除文林郎太常博士傅亨謹議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七終